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班固 漢書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秦滅魏文類曰魏大梁也爲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師古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乃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闇有忠臣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迺可齊趙使使者各五十乘立市爲王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陳三迺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

市請救齊楚齊急追遣項它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
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
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為誓言如約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約
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
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
羽立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師古
曰羽欲自取梁地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
定三秦度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
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師古曰親謂母也至國則絕河
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

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
駒謂日景也隙際壁際也今漢
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
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
滎陽以其地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
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
師古曰反國言其嘗叛也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
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師古曰亦
六國時齊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
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少
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令故詐縛
奴以謁也師古曰陽縛其奴為殺之狀廷縣

之中也音定今流俗書本為定作
僞非也陽即僞耳一當毛言之

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
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軍還去儋因
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
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
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
東阿齊人聞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王
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
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
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

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間前救趙
因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
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
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迺
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
誼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王曰蝮蟲手
則斬手蟲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蟲蛇也螫人手足則
文皆以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
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又歷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
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
之俗呼土虺甘共蝮唯出南方蝮音芳福反螫手者人
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用田閒

於楚趙非手足哉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之親也師古曰此說是也
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齒乾齒首用事者
墳墓矣如淳曰齲側齒也齒乾齧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齲音瑞齧音紇齧音五結反楚趙
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竟邯果敗殺項梁師古
曰擊敗而殺之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度河圍趙於鉅鹿
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
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丈吏反下皆類此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
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度河救趙安下濟北
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爲濟北王治博陽榮以

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
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
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
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
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
殺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
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
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
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
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以楚入

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爲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無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師古曰二人也華音戶化反其往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且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欲遣使韓信迺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爲賣己而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齊廣東走高密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縣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爲相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爲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晉灼曰泰山嬴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中自立而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吸音許及反遂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彭越爲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鴈中韋昭曰海中山曰鴈師古曰音丁老反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

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
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漢將
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隅中使還
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
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言平除其族迺復使使持節具告
以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
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廐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橫謝
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
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爲謙也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
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而橫迺爲亡虜北面事之
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俱肩而事
主師古曰俱音步具反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
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
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
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
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
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

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
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孽子爲孽師古曰孽謂庶子張說非也長八
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
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
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紓懷王師古曰紓古抒字沛公引兵擊
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將
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
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
跧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鄭氏曰及軍中將
士氣鋒也師古曰

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誤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峠謂引領東足也逢音
與鋒同鄉讀曰嚮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爲韓太尉
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
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爲穰侯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文說是也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游吳
時令鄭昌爲韓王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距漢漢二年信
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昌
降漢乃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
苛等守滎陽楚技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降得歸漢復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

剖符王穎川（師古曰剖分也為分符而分之）六年春上以為信壯武北近鞏雒（師古曰鞏縣即今鞏縣）南迫宛葉（師古曰葉縣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披師古曰被猶帶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師古曰間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之義必死之意不得為勇之義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以安存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上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師古曰六國時趙後）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也廣武以南至晉陽（師古曰晉武帝改晉陽為太原之縣）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縣屬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匈奴當（李奇曰當音丁浪反）奔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

平城上白登師古曰臺名去平城七里東南高地者也師古曰在平城之東北七里東南高地者也師古曰

曰償謂償什而倒也音方問反今僕亡匿山谷間日暮乞食巒夷師古曰音世得反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乃臥反數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封穨當爲弓高侯晉灼曰功臣表屬勃海陵之鄉嬰爲襄城侯晉灼曰功臣表屬勃海那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穨當尊孫嗇鄭氏音嗇陵之嗇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嗇貴幸名顯當世嗇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封龍頷侯師古曰字或作雒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乃云龍頷侯載韓說初封龍頷侯後爲按道侯名號按道侯名說列爲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太初中爲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爲之論坐伏辜者也臣瓚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爲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忘誠可閔今與雖以巫蠱見誅皆非言其曰比弟宗族應從者可勿論之所以追寵說乃復封興弟增爲龍頷侯增少爲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

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爲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以温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謚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頜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乃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減也言漸少而盡也音呼到反之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烈業也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爲舊國之後

然皆及身而絕橫亡之志節竇容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虐孱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韓先與周同姓其後曲沃桓叔之子萬封於韓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瓚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代世爲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韓萬先祖武王之胤而杜預等以爲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瓚曰鄭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班固　漢書三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遍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哀憐而飯之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
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劒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是信孰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劒從之師古曰言自帶一劒更無餘資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況在旌麾戲之下也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梁敗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

縛斬師古曰釋放也置也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計量也音大各反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亦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師古曰爲國家之奇士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

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師古曰顧思念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以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師古曰嫚與慢同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師古曰鄉讀曰

嚮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料量也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師古曰唯應辭音弋癸反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憙怒聲也猝嗟發動也廢不收也師古曰意烏音於計反猝嗟暴猝嗟歎也猝音千忽反然不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此特匹夫之勇也師古曰特但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兒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蘇林曰刓音刓角之刓刓摶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刓音五丸反摶音大官反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

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特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其下強以威王亦同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師古曰自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爲霸也故曰其彊易弱師古曰易使弱也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秦王爲秦將師古曰章邯司馬欣董翳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院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師古曰秋毫微細之物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徼之往也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徼謂邀書也傳徼可定言不足用兵也徼解在高紀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

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師古曰京索音山
客反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卻音丘略反塞王欣翟王董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
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軍乎
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反
塞臨晉信廼益爲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陳船欲度臨晉
而復兵從夏陽以木罌缶度軍襲安邑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缶以度也
韋昭曰小木爲器如罌缶也師古曰說是也罌缶即謂缻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攻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魏
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

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
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閼與是邑名也在上黨臨胡縣師古曰閼音一曷反與音豫
曰說讀曰悅閼音一曷反與音豫信之下魏代漢輒使
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亦以兵數萬欲東
下井陘擊趙趙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
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
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
師古曰喋音牒喋血解在文紀今乃輔張耳議欲以下趙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
此乘勝而去國遠鬬臣聞千里餽糧

士有飢色師古曰言戰鬬之士飢餓也飢與饑同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爨白炊之
詩云樵彼桑薪言在消炊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並行也列行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
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
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願君留意臣之計
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以圍敵多一倍者戰則可勝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

我亦以罷矣師古曰罷讀曰疲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
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間人微伺之也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息也夜半傳
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發也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旌旗之屬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見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
漢幟師古曰若使也今其裨將傳餐服虔曰正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後乃嘗異飽食也餐音千安反曰諸
孟康曰無音撫不精明也劉德曰音儛師古曰劉音是也音文甫反信謂軍吏曰趙已

先據便地辟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聲故而行趙開辟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弃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辟垂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辟逐利即馳入趙辟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辟辟出旨漢赤幟大驚以漢爲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上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師古曰泜音丁計反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師古曰皆讀曰嚮諸校效首虜休皆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顧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驅與駈同也忽入市鄽而驅取其人令

戰言非素所練習 其勢非置死地人自爲戰今即子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師古曰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爲大夫穆公用其言以霸西戎繆伯讀曰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閣恐臣計未足用師古曰願盡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李奇曰鄗音養曜之脯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此故改曰高邑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同懼之甚不能久計也然而衆勞卒罷下舉勒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見音胡電反屈音其勿反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

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向也音式救反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咫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聞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皐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皐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就其臥處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師古曰謂趙人之未當發者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

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
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救齊齊王龍且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
龍且曰漢兵遠鬬師古曰鬬音闘鬬寧鬬勇之鋒也其家懷鄉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
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近其室
使其信臣招所亡城所親信之臣城聞王在楚來救
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
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
易與百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
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
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謂當得齊之半地何為而止遂戰與信
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經臺昌入濰即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信乃夜
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度擊龍
且陽不勝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
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度即急擊
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
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
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不為假王以填
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
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

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邑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夕望而來佐我師古曰而汝也乃欲自立爲王足何用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然得脫背約復擊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飤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語在通傳信不忍背

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陔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恥辱之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師古曰言晨炊蓐食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今日之功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莫葛反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朐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縣也師古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

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書聞師古曰聞上書也於子上惡之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謁也從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常

鞅鞅師古曰鞅鞅心不滿也音於兩反 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
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
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師古曰言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所
將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
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
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
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
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
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

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
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
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
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
信稱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
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
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舍人弟上
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
師古曰黨音他朗反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
破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賀紿師古曰紿欺信

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謂縣舍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稀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遣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語在通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今鄆州鉅野縣陳勝起或謂越曰真梁相並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曰仲爲長越謝不願也

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爲長令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教反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以

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二年
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
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
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眞魏也鄭氏曰豹眞魏後也
魏王豹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師古曰擅專也使專
事為此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
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
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
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
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

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音奏夏音攻雅反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
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
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
為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柰
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
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
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
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
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陰下項籍死立
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

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發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大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西至郑師古曰即今華州鄭縣是也雒陽道見越越爲呂后泣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至

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縣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也解在高紀而王及壯坐法縣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群盜師古曰布曹輩也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意邯之滅陳勝破呂臣布引

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引兵而北地名也引兵渡河項梁定會稽西度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為衆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懷王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軍項籍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亦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

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曰開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譴讓召布師古曰譴讓責之也譴音在笑反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獨至地

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是也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天下
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
爲我使淮南師古曰孰誰也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
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
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三日不
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
以漢爲弱此臣之所爲使師古曰此事王是臣所爲衆欲言之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
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鑕也言伏於鑕上而受刺之鑕音竹林反以明
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

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
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隨何
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
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
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
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
也大王宜歸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歸者謂還擊
之如歸地之爲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
孰勝師古曰欲乎曰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夫託國於人者固
是乎

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也鄉讀曰嚮）而欲厚下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大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人於身上若言被也）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塞悉人遷兵開以窠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閒音居莧反）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梁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而得羽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疲罷讀曰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或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以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使者

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師古曰搆結也言已上
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奏下亦同布曰如使
者教因起兵而攻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
留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
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
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布入見布大
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
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布兇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嗾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張晉竹亮反若今言張設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
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

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
成皐四年秋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
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
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陔下項
籍死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群臣不服故對衆折辱令其自數功勞也隨何跪
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為天
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
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
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
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可下儒為

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師古曰圖謀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爲醢即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是也）至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貴（師古曰貴音肥姓貴名赫）赫乃厚餽遣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師古曰安從何由者也）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謀伐之）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師古曰不應有反謀）恐仇怨妄誣之（師古曰怨音於元反）請繫赫微驗淮南（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方赦赫以爲將軍召諸侯問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而

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臧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

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幡重也音直用反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者謂布也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胡何也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穎曰揣度也音初委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師古曰縣名屬臨淮郡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師古曰三縣皆近僮之關也

欲

以相救爲奇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爲三欲互相救出奇誦或說楚地
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逃散今別爲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
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一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
西會垓師古曰會音古外反垓音大瑞反屬在高紀
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喻
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喻讀曰遙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
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
江南布舊與番君婿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番君之孫
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及高后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僞與俱亡走越

師古曰僞謂詐爲此計
曰鄡陽縣之鄉也鄡音口堯反遂滅之封貴赤爲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
愛晉灼曰親父也綰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
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
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
爲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
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爲將軍常侍中從
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
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及綰者封爲長安侯故咸陽也項籍死使
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敖子也師古曰共讀曰龔還從擊燕
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
王綰爲群臣觸望師古曰觸謂相觸也望怨望也觸音決及虜臧荼乃下
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
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
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諸侯得幸莫如
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
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劬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
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

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
魏公子師古曰因休告之假而過趙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吉過趙
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己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趙
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
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爲不法事多連
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
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
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爲豨
所詿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

邯鄲擊稀師古曰如往也燕王綰亦擊其東北豹二
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稀等軍破勝
與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
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
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稀等稀等已盡次
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稀而
至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
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
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乃詐論他人
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師古曰間音居莧反而陰使范齊

之稀所欲令久連兵毋決晉灼曰使稀久亡畔漢既斬稀其裨
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稀所上使使召綰
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
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閎匿師古曰閎開也開其隙
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
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師古曰屬音之
欲反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
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
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在匈奴爲燕
使於是上曰綰果反使樊噲擊綰綰長

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癒
[illegible]與愈同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
胡盧王爲繼事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
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如淳
曰爲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封爲亞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普寒反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縣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千計反他皆類此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迺
遇芮之將梅銷師古曰銷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酈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酈音郎益反降之及項羽相王李奇曰自相尊王也以芮率百越佐諸侯
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又音株其將梅
銷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項籍死上以銷有功從
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謚曰
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
師古曰共讀曰恭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
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
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至孝惠高
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孝景中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九
吳芮彭越黥布藩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
權變以詐力成功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咸得列土南面稱孤
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
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
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
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稱忠也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荆燕吳傳第五　班固

漢書三十五

師古注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爲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不
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爲將軍定塞地
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籍漢王敗成皐北度河得
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
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燒其積
聚師古曰倉廩芻藁之屬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
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恃
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illegible]春還至

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私求間隙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晉灼曰陔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龔）尉死以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荊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游之資以畫奸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因飲酒也畫音獲）澤大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當與也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穎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淳曰如今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張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

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曰言年老）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難發其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諷其下亦同）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閒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師古曰子所以之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尚猷望（師古曰猷音勇）今卿言太后列侯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爲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爲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紿琅邪王守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覺知欺不得反國乃訴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代王亦從代至

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爲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此分以王澤人今復與齊也二年薨謚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今郢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郢人等所以告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國別欲誅其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

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故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爲必昌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更始中爲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聖公之年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子濞封爲沛侯縣希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荊王劉賈爲布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師古曰悍勇也填音竹刃反諸子少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

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語人也既以封拜爲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擊循之也拊音芳羽反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灣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者煑海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師古曰愠怒也音於問反曰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爲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乎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曰滋益也及後使人爲秋請入朝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之言也如淳曰漢儀不自行此使人代己致請禮師古曰秋請音村姓反上復書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師古曰察見已往之事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師古曰更始言救其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

姓無賦卒踐更輒子平賈服虔曰以當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者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爲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爲卒者官爲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師古曰茂美也茂材者有美材之也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頒行其檄亦不與如淳曰頒猶布也師古曰頒讀曰班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朝錯爲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薄子恆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

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爲鹽師古曰公謂顯然爲之也即就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爲姦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室室之屬舍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三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

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廼使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諛更律令師古曰更改也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良實也信也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猛獸逐善食不反師古曰猛音米也咄音丁滑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村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師古曰白明也脅肩累

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斂也謂縱之也累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師古曰削地也此恐不止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弃軀以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良音居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焉也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臧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

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朝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芳洋音羊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大王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師古曰欲令自潛行而去也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淄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淄川濟南共攻圍臨淄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盡發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

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
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
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
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荒後四世無嗣國除燕子二人爲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
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
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以侵辱諸侯爲事業不以
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自君其國絕先帝功
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
不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
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

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
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酋豪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
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
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東越
使越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盡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以說使報南越也走音奏楚王淮南三王與
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膠東王三子爲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
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
燕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
衆入蕭關絕長安師古曰走音奏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
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

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洗沐也）欲言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師古曰為音于僞反）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率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師古曰以率領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並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故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遍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發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遣書言（師古曰讀曰譎）賊臣朝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

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次下亦同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袁盎傳以盎爲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德爲宗正師古曰德袁侯廣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以親戚之意諭說也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吳鬬盎得奔梁集大兵傳音張戀反至雒陽見劇孟畫計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言不自意得安全至雒陽也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榮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榮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辟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辟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

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師古曰藉假也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漢侯將兵降吳爲吳畫計吳不用其計祿伯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他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制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賈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閒候司馬孟康曰行伍閒候也師古曰在行伍閒或爲候或爲司馬也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迺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

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破城陽中尉軍閒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引兵歸下邳未至壁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閒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印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賤出錢也以私錢雜亂天下錢稱

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甾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甚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鹵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

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慰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李奇曰相即張尚也乃得頗敗吳兵吳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古曰走音奏會下邑欲戰師古曰下邑梁之縣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遁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

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東越即給吳王師古曰紿誑也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呂戟謂之鏦蘇林曰鏦音從容之從師古曰鏦謂以矛戟撞之音楚江反盛其頭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之不聽漢將

弓高侯穨當遺王書師古曰韓頹當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吾待以行事也處音昌呂反王內祖將軍邊道至于窮國敢請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亟詣蓐誾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鄰行對曰今者朝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

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師古曰圖謀也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不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集和也故雖踈屬以策爲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邀呂氏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敏望澤亦得王故云以權邀呂氏也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余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田生亦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深謀累音力瑞反吳王擅山海

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迷亂之萌自其子興（何云古曰萌動也）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朝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何云古曰此邊周書之言晁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荆燕吳傳第五